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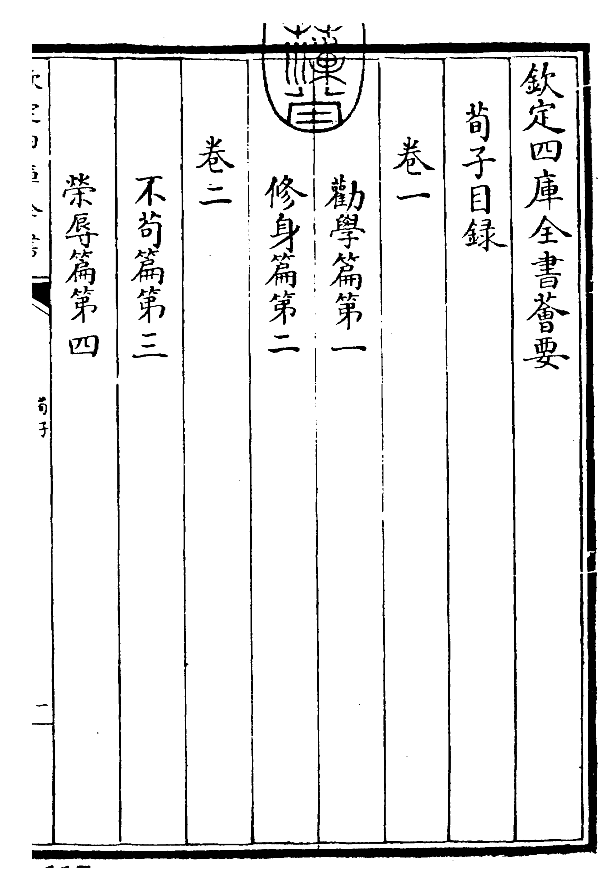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荀子卷一至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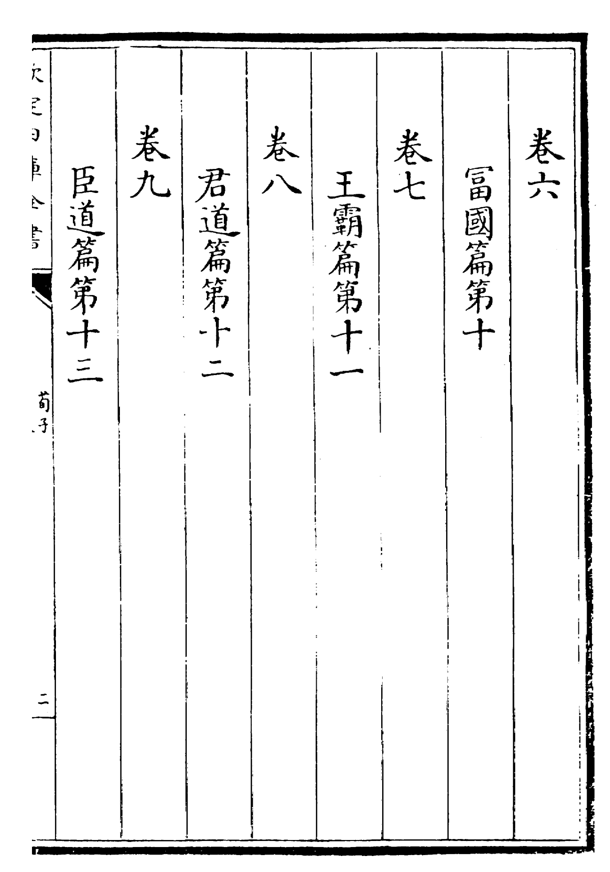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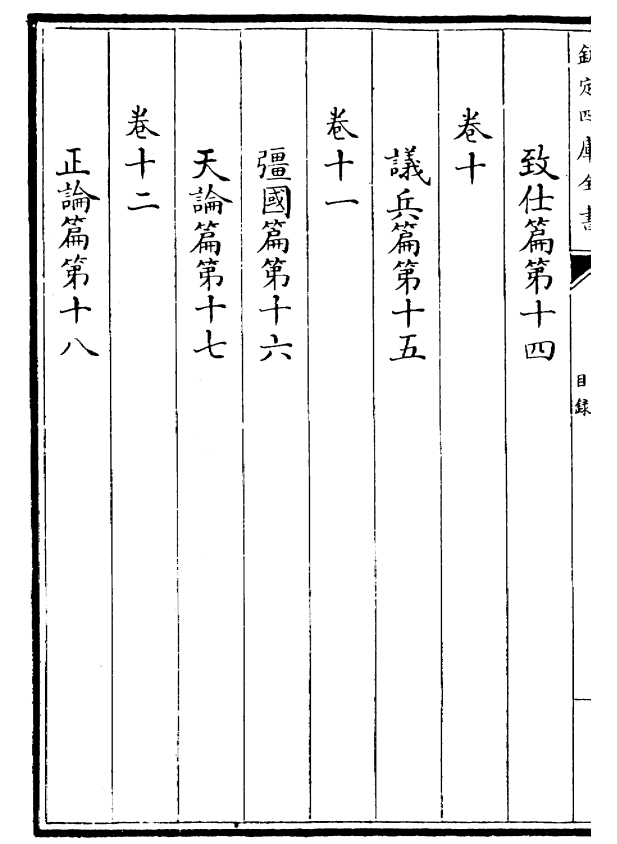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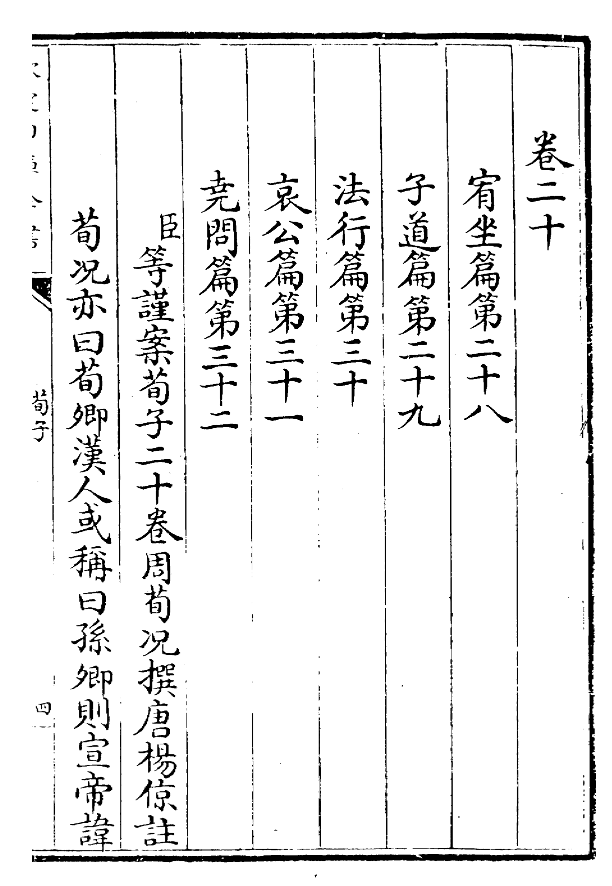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荀子目録







卷二十

臣等謹案荀子二十卷周荀况撰唐楊倞註荀况亦曰荀卿漢人或稱曰孫卿則宣帝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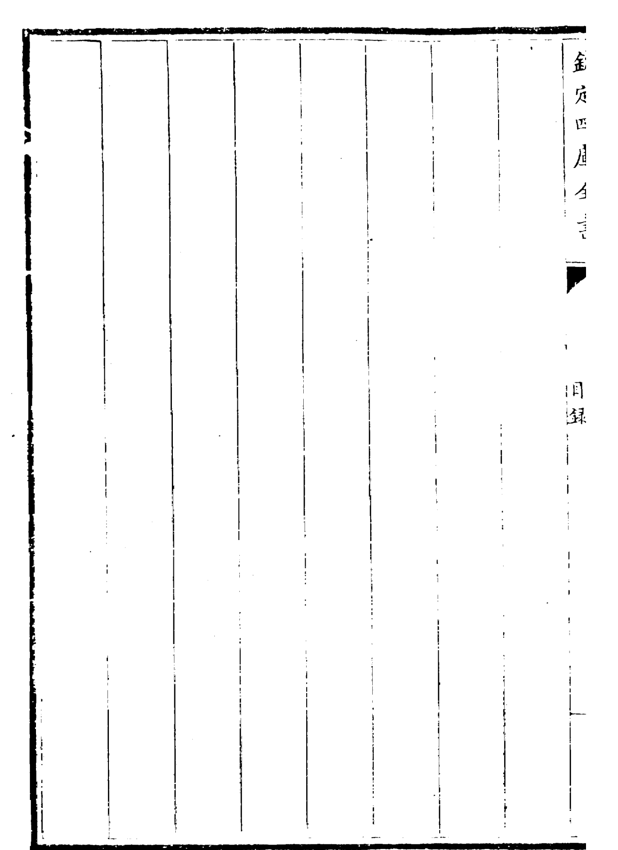
詢以同音避也漢志儒家載荀卿三十三篇王應麟考證謂當作三十二篇劉向校書序録稱孫卿書凡三百三十三篇以相校除重複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為十二卷題曰新書楊倞分易舊第編為二十卷復為之註更名荀子即今本也考劉向序録卿以齊宣王時來游稷下後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廢然史記六國年表載春申君死上距宣王之

末凡八十七年史記稱卿年五十始游齊則春申君死之年卿年當一百三十七矣於理不近晁公武讀書志謂史記所云年五十為年十五之訛意或然也宋濂荀子書後又以為襄王時游稷下亦未詳所本况之著書主於明周孔之教崇禮而勸學惟其恐人恃質不學遂創為性惡之説又疾諸儒之横議故非十二子一篇併子思孟子而排之遂為後

人口實寔則大旨不悖於聖人未可盡非也韓愈謂其大醇而小疵其論當矣楊倞爲註亦多詳洽唐書藝文志以倞爲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楊汝士三子一名知溫一名知遠一名知至無名倞者表志同出歐陽修手不知何以互異意者倞或改名若溫庭筠之一名岐歟是不可考矣乾隆四十三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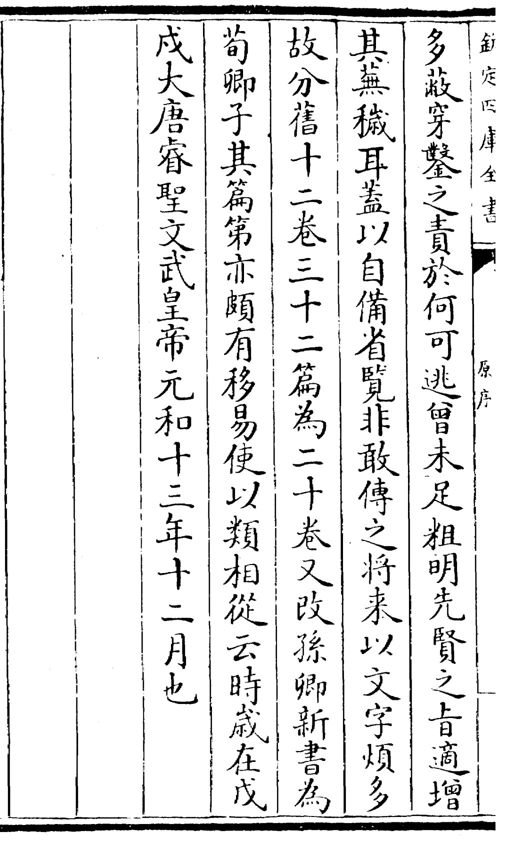


荀子原序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於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於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於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為宗則孔氏之道幾乎

息矣有志之士所為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闢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掎音几挈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絶斯道竟不墜矣倞以末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慼炎黄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

句漢氏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絶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註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愜心文舛則忤意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說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思敷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以孤陋寡儔愚昧


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来以文字煩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為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為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百二十二子部

荀子卷一

唐　楊倞　註

勸學篇第一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出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以喻學則才過其本性也木直中繩輮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輮屈槁枯暴乾挺直也晏子春秋作不復贏矣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

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參三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知讀為智行音下孟反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大謂有益於人干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干越猶言吳越呂氏春秋荆有佽飛得寶劔於干越高誘曰吳邑也貊東北夷同聲謂啼聲同貊莫革反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雅小明之篇靖謀介助景大也無恒安息戒之不使懷安也言能謀恭其位好正直之道則神聽而助之福引此詩以喻勸學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為學則化道故神莫大焉修身則自無禍

故福莫長焉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跂舉足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檝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能善絕過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皆以喻修身在假於學生非異言與衆人同也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蒙鳩鷦鷯也苕葦之秀也今巧婦鳥之巢至精密多繫於葦竹之上是也蒙當為蔑方言云鷦鷯自關而西謂之桑

飛或謂之蔑雀或曰一名蒙鳩亦以其愚也言人不知學問其所置身亦猶繫葦之危也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鷦鷯巢於葦苕著之以髮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葦折卵破何也所託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本草藥名有射干一名烏翣陶弘景云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竿又引阮公詩云射干臨層城是生於高處也據本草在草部中又生南陽川谷此云西方有木未詳或曰長四寸即是草云木誤也蓋生南陽亦生西方也射音夜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蘭槐香草也其根是為芷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茝陶弘景云離騷所謂蘭茝也

蓋苗名蘭葅根名芷也蘭槐當是蘭葅別名故云蘭槐之根是為芷也漸漬也染也滫溺也言雖香草浸漬於溺中則可惡也漸子廉反滫思酒反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彊自取柱柔自取束凡物彊則以為柱而任勞柔則見束而約急皆其自取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構結也言亦所自取也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布薪於地均若一火就燥而焚也平地若一水就濕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類也疇與儔同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

斤至焉所謂名禍也質射侯的正鵠也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醯酸而蜹聚焉喻有德則慕之者衆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愼其所立乎禍福如此不可不愼所立所立即謂學也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故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半步曰蹞蹞與跬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言駑馬十度引車則亦及騏驥之一躍據下云駑馬十駕則亦及之此亦當同疑脫一句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言立功在於不舍舍與捨同音鍥刻也苦結反

春秋傳曰陽虎借邑人之車鍥其軸也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彊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螾與蚓同蚯蚓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跪足也韓子以刖足為刖跪螯蟹首上如鉞者許叔重說文云蟹六足二螯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惽惽之事者無赫赫之功冥冥惽惽皆專默精誠之謂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四出也或曰衢道兩道也不至不能有所至下篇有楊朱哭衢塗今秦俗猶以兩為衢古之遺言歟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爾雅云螣螣蛇郭璞云龍類能興雲霧而遊其中也梧鼠五

技而窮梧鼠當為鼫鼠蓋本誤為鼫字傳寫誤為梧耳技才能也言技能雖多而不能如螣蛇專一故窮五技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詩曹風鳲鳩之篇毛萇云鳲鳩鴶鞠也鳲鳩之養七子旦從上而下夕從下而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義亦當如鳲鳩之一執義一則用心堅固故曰心如結也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瓠巴古之善鼓瑟者不知何代人也流魚中流之魚也列子云瓠巴鼓瑟鳥舞魚躍也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伯牙古之善鼓琴者亦不知何代人也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漢書曰乾六車坤六馬白虎通曰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

賦曰天子駕彫軫六駿駮又曰六玄虯之奕奕齊騰驤而沛艾仰首而秣聽其聲也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形謂有形可見玉在山而木草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崖岸枯燥學惡乎始惡乎終假設問也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數術也經謂詩書禮謂典禮之屬也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義謂學之意言在乎修身也真積力久則入真誠也力行也誠積力久則能入於學也學至乎沒而後止也生則不可怠惰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書所以紀政事此說六經

之意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春秋傳曰中聲已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禮所以為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禮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附方言云齊謂法為類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也樂之中和也中和謂使人得中和悅也詩書之博也博謂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微謂褒貶沮勸微而顯志而晦之類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所謂古之學為己入乎耳著乎心謂聞則志而不忘也布乎四體謂有威儀潤身也形乎動靜

謂知所措履也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為法則端讀為喘喘微言也蠕微動也一皆也或喘息微言或蠕蠢微動皆可以為法則蠕音人兗反或曰端而言謂端莊而言也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所謂今之學為人道聽塗說也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韓侍郎云則當為財與纔同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禽犢饋獻之物也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傲喧噪也言與戲傲無異或曰讀為噭聲口噭噭然也噭與傲通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囋即讚字也謂以言彊讚助之令贊禮謂之贊唱古字口與言多通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嚮矣嚮與響同

響應聲學莫便乎近其人謂賢師也禮樂法而不說有大法而不曲說也詩書故而不切詩書但論先王故事而不委曲切近於人故曰學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也春秋約而不速文義隱約褒貶難明不能使人速曉其意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當其習說之時則尊高而徧周於世事矣六經則不能然之也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學之大經莫速於好近賢人若無其人則隆禮為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

作馬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移於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吕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為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葢當時人通以安為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識志謂雜志記書百家之說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直學雜說順詩書而已豈免為陋儒乎言不知通變也

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所成所出皆在於禮也

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言禮亦為人之綱領挈舉也詘與屈同頓挈也順者不可勝數言禮皆順也

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道言說也憲標表也

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飡壺也

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

散儒也散謂不自檢束莊子以不材木為散木也問楛者勿告也楛與苦同惡也問楛謂所問非禮義也凡器物堅好者謂之功濫惡者謂之楛國語曰辨其功苦韋昭曰堅曰功脆曰苦故西京賦曰鬻良雜苦史記曰器不苦窳或曰楛讀為沽儀禮有沽功鄭玄曰麤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辨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道不至則不接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致極也此謂道至而後接之也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傲亦戲傲也論語曰言未及而言謂之躁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

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瞽者不識人之顏色詩曰匪交匪紓天子所予此之謂也詩小雅采菽之篇匪交當為彼交言彼與人交接不敢紓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百發一失不足謂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謂善御未能全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通倫類謂禮法所未該以其等倫比類而通之謂一以貫之觸類而長也一云仁義謂造次不離他術不能亂也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或善或否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盜跖柳下惠之弟聚徒九千人於太山之傍侵諸侯孔子說之而不入也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學然後全盡君子知夫

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使習禮樂詩書之數以貫穿之也思索以通之思求其意也為其人以處之為擇賢人與之處也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是猶此也謂學也或曰是謂正道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榮貴故能盡其欲也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蕩動也覆說為學學則物不能傾移也生乎由

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死生必由於學是乃德之操行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我能定故能應物也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內自定而外應物乃為成就之人也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見顯也明謂日月光謂水火金玉天顯其日月之明而地顯其水火金玉之光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

脩身篇第二

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脩然整飾貌言見善必自整飾使存於身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愀然憂懼貌自省其過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介然堅固貌易曰介如石焉自好自樂其善也不善在身也菑然必以自惡

也菑讀為災災然災害在身之貌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致猶極也下同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誡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諍者疏修正為笑至忠為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至忠反以為賊詩曰噏噏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毛注云噏噏然患其上訿訿

然不思稱乎上鄭云臣不事君亂之階也故甚可哀喻許急反訛音紫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禹扁讀為辨韓詩外傳曰君子有辨善之度言君子有辨別善之法即謂禮也言若用禮治氣養生則壽不及於彭祖若以修身自為名號則配堯禹不朽矣言禮雖不能治氣養生而長於修身自為名號以此辨之則善可知矣彭祖堯臣名鏗封於彭城經虞夏商壽七百歲也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信誠也言所用修身及時通處窮禮誠是也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僈提僈舒緩也爾雅云媞媞安也詩曰好人提提皆舒緩之義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

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辟違庸衆而野夷倨也論語曰原壤夷俟固陋也庸凡庸衆衆人野郊野之人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盡也獲得也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先謂首唱也和胡卧反下同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諂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諛與俞同義故為不善和人也是是非非謂之知能辨是為是非為非謂之智也非是是非謂之愚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謂之愚也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

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不恒之人保利弃義謂之至賊保安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閑習也能習其事則不迫遽少見曰陋難進曰偍偍與提媞皆同謂舒緩也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少謂舉其要而有條理謂之治耗虛竭也凡物多而易盡曰耗也治氣養心之術言以禮修身是亦治氣養心之術不必如彭祖也血氣剛彊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漸進也或曰漸浸也子虞反詩曰漸車帷裳言智慮深則近險詐故一之以易良也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膽有膽氣戾忍惡也此性多不順故以道順輔之也

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爾雅云齊疾也齊急便利皆捷速也懼其太陵遽故節之使安徐也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溼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卑謂謙下溼亦謂自卑下如地之下溼然也方言溼憂也自關而西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行而中止皆謂之溼亦謂之過謙恭而無禮者重遲寬緩也夫過恭則無威儀寬緩恒不及機事貪利則苟得也故皆抗之高志也或曰卑溼亦謂遲緩也言遲緩之人如有卑溼之疾不能運動也庸衆駑散則刦之以師友庸衆已解上駑謂材下如駑馬者也散不拘檢者也刦奪去也言以師友去其舊性也怠慢僄棄則炤之以禍災僄輕也謂自輕其身也音匹妙反方言楚謂相輕薄為僄炤之以禍災謂以禍災照燭之使知懼也炤與照同愚款端愨則合之以

禮樂通之以思索款誠款也說文云款款意有所欲也愚款端慤多無潤色故曰合之以禮樂此皆言修身之術在攻其所短也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徑捷速也神神明也一好謂好善不好惡也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志意脩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也君子能役物小人為物所役凡言傳曰皆舊所傳聞之言也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窮君小國迫脅之君也言事大國暴亂之君違道而通不如事小國之君順行其道也故良農不為水旱

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折損也閱賣也謂損所閱賣之物價也賈音古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也術法也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橫行不順理而行困窮也言所至皆貴也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端慤誠信拘守而詳拘守謂守而勿失詳謂審於事也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術順墨而精雜汙倨傲也固鄙固順墨當為慎墨慎謂齊宣王時處士慎到也其術本黄老歸刑名先申韓其意相似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著書四十一篇墨翟宋人號墨子墨子著書三十五篇其術多務儉嗇精當為清雜汙謂非禮義之言也橫行天下

雖達四方人莫不賤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偷謂苟避於事懦亦謂懦弱畏事皆怠惰之義或曰偷當為輸揚子方言懦輸愚也郭璞注謂懦撰也又云轉脫者謂懦之人苟求免於事之義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兌悅也言接悅於人以求饒樂之事不曲謂直取之也辟違而不慤乖辟違背不能端慤慤誠信辟讀為僻程役而不錄程功役勞役錄檢束也於功程及勞役之事怠惰而不檢束言不能拘守而詳之也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棄行而供冀非漬淖也供恭也冀當為翼凡行自當恭敬非謂漬於泥淖也人在泥淖中則兢兢然或曰李巡注爾雅冀州白冀近也恭敬謂不敢放誕也行而俯項非擊戾也擊戾謂項曲戾不能仰者也擊戾猶言乖戾也偶視而先俯非恐

懼也偶視對視也然夫士欲獨修其身不以得罪於比俗之人也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絶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步行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此言公孫龍惠施之曲說異理不可為法也堅白謂離堅白也公孫堅白論曰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二可乎白可謂目視石但見白不知其堅則謂之白石手觸石則知其堅而不知其白則謂之堅石是堅白終不

可合為一也司馬彪曰堅白謂堅石非石白馬非馬也同異謂使異者同同者異或曰即莊子所謂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言同在天地之間故謂之大同物各有種類所同故謂之小同是大同與小同異也此畧舉同異故曰此謂小同異莊子又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言萬物總謂之物莫不皆同是萬物畢同若分而別之則人耳目鼻口百體草木枝葉花實無不皆異是物畢異也此具舉同異故曰此之謂大同異莊子又曰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無厚謂厚之極不可為厚薄也不可積言其委積至多不可使復積也凡無厚不可積因於有厚可積故得其大千里千里者舉大之極也

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止而不為倚魁之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倚奇也奇讀為奇偶之奇方言云秦晉之間凡物體全而不具謂之倚魁大也倚魁皆謂偏倚狂怪之行莊子曰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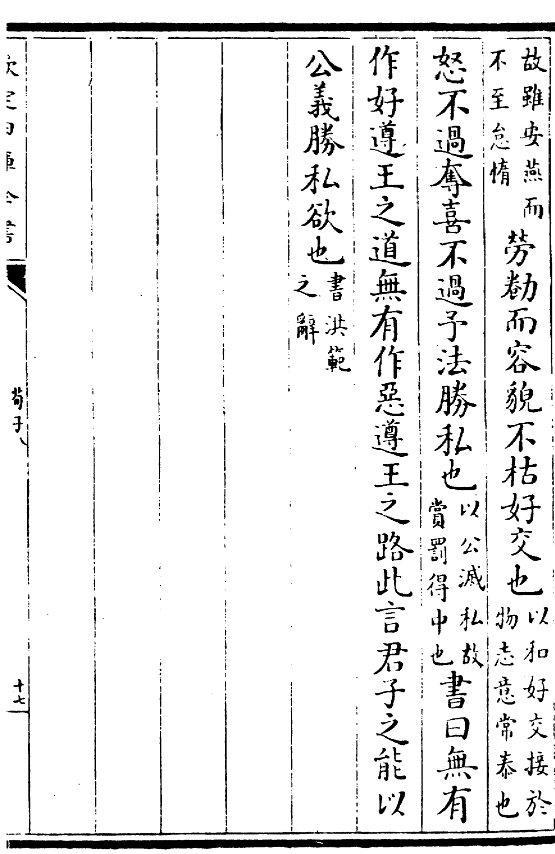
方有倚人焉曰黄猗也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學曰謂為學者傳此言也遲待也直吏反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同至也故蹞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土不輟丘山崇成重意莊六十四章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厭塞也音一涉反源江竇也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言不齊故不能致遠路也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為之或不為之耳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其為人

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多暇日謂怠惰出入謂道路所至也好法而行士也好法而能行則謂之士士事也謂能治其事也篤志而體君子也厚其志而知大體者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齊謂無偏頗也不竭不窮也書曰成湯克齊聖廣淵人無法則倀倀然倀倀無所適貌也言不知所措履禮記曰倀倀乎其何之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渠讀為遽古字渠遽通渠渠不寬泰之貌志識也不識其義謂但拘守文字而已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溫溫然深其類謂深知統類溫溫有潤澤之貌舉類君子所難故屢言之也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也禮然而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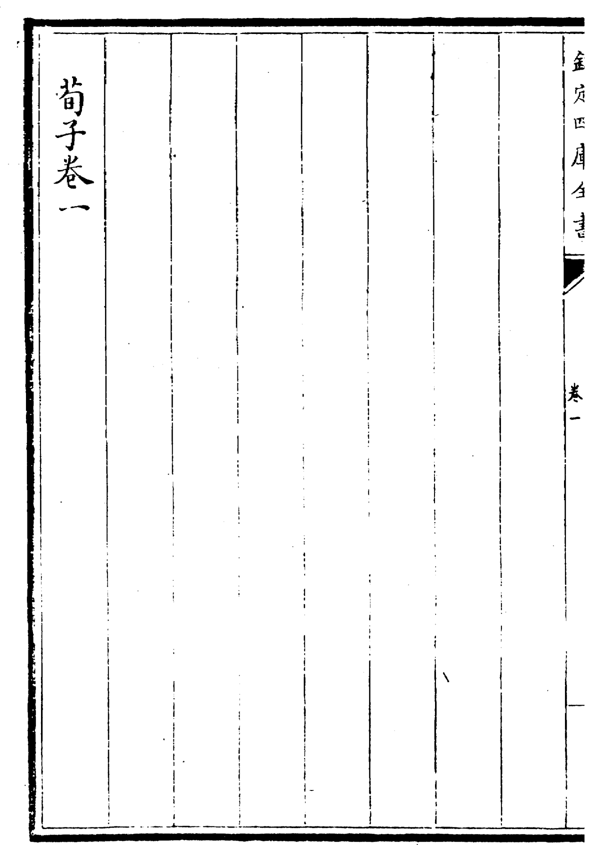
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情安禮謂若天性所安不以學也行不違禮言不違師則與聖人無異言師法之效如此）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無師謂不以師為師）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為也（舍除也除亂妄之人孰肯為此也）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為正儀而貴自安者也（效師之禮法以為正儀如性之所安斯為貴也禮或為體）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詩大雅皇矣之篇引此以喻師法暗合天道如文王雖未知已順天之法則也）端愨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弟與悌同）

加好學遜敏焉則有鈞無上可以為君子者矣既好學遜敏又有鈞平之心而無上人之意則可以為君子矣或曰有鈞無上四字衍耳偷懦憚事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偷懦憚事皆謂懦弱怠惰畏劳苦之人也加惕悍而不順險賊而不弟焉韓侍郎云惕與蕩同字作心邊易謂放蕩兇悍也則可謂不詳少者矣雖陷刑戮可也詳當為祥老老而壯者歸焉老老謂以老為老而尊敬之也孟子曰伯夷太公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是天下之父也其父歸之其子焉往不窮窮而通者積也窮者則寬而容之不迫蹙以苛政謂恵恤鰥寡窮匱也積填委也既然則通者歸亦多矣覆巢毀卵則鳳皇不至竭澤涸魚則蛟龍不遊又與此同也行乎冥

冥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行乎冥冥謂行事不務求人之知施乎無報謂施不務報如此賢不肖同慕而歸之也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若不幸而有過天亦佑之矣此固不宜有大災也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思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勌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予賜也周禮八柄三曰予以馭其幸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仁愛之心厚故所思者廣言務於遠大濟物也富貴而體恭殺勢也減權勢之威故形體恭敬殺所介反安燕而血氣不惰柬理也柬與簡同言柬擇事理所宜而不務驕逸



故雖安燕而不至怠惰勞勸而容貌不枯好交也以和好交接於物志意常泰也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法勝私也以公滅私故賞罰得中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書洪範之辭



荀子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百二十三 子部

荀子卷二

唐 楊倞 註

不苟篇第三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行如字察聽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當謂合禮義也當丁浪反）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申徒狄恨道不行發憤而負石自沈於河莊子音義曰殷時人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不從也）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

也 禮義之中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不必枯槁赴淵也揚子雲非屈原曰君子遭時則大行不遇時則龍蛇何必沈身也

山淵平天地比 比謂齊等也莊子曰天與地卑山與澤平音義曰以地比天則地卑於天若宇宙之高則天地皆卑天地皆卑則山與澤平矣或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是天地長親比相隨無天高地下之殊也在高山則天亦高在深淵則天亦下故曰天地比地去天遠近皆相似是山澤平也

齊秦襲 襲合也齊在東秦在西相去甚遠若以天地之大包之則曾無隔異亦可合為一國也

入乎耳出乎口 未詳所明之意或曰即山出口也言山有耳口也凡呼於一山衆山皆應是山聞人聲而應之故曰入乎耳出乎口或曰山能吐納雲霧是以有口也

鉤有須 未詳自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須皆淺學所未見或曰鉤有須即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為鉤須與尾皆尾類是同也莊子音

義云夫萬物無形形無定稱在上為首在下為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為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卵有毛司馬彪曰胎卵之生必有毛羽雞伏鵠卵卵不為雞則生類於鵠也毛氣成毛羽氣成羽雖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矣故曰卵有毛也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精之皆異端曲說故曰難持惠施梁相與莊子同時其書五車其道舛駁鄧析鄭大夫劉向云鄧析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為政子產執而戮之按左氏傳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而云子產戮之恐誤也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吟口吟咏長在人口也說苑作盜跖凶貪也故君子行不貴苟

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得唯其當之為貴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此之謂也詩小雅魚麗之篇言雖有物亦須得其時以喻當之為貴君子易知而難狎坦蕩蕩故易知不比黨故難狎易懼而難脅小心而志不可奪也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為所非心以為非則捨之交親而不比親謂仁恩比謂暱狎言辯而不辭辯足以明事不至於騁辭蕩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與俗人有異也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道與導同不能則恭敬縛絀以畏事人縛與撙同絀與黜同謂自撙節貶損也小人能

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溢滿）不能則妬嫉怨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榮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分異也如字）君子寛而不僈（僈與慢同怠惰也）廉而不劌（廉稜也說文云劌利傷也但有廉隅不至於刃傷也）辯而不爭察而不激（但明察而不激切也）寡立而不勝（雖寡立而不能勝雖堅彊而不兇暴）堅彊而不暴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不至於孤介也）夫是之謂至文（言德備也）詩曰温温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矣（詩大雅抑之篇温温寛柔貌）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

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惡非毀疵也（疵病也或曰讀為訾）言己之光美擬於禹舜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怯也（蒲葦所以為席可卷者也）剛彊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信讀為伸下同古字通用）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也（以義隨變而應其所知當於曲直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屈伸變應也（詩小雅裳裳者華之篇以能應變故左右無不得其宜也）君子小人之反也（與小人相反）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天而道謂合於天而順道）知則明通而

類類謂知統類也愚則端慤而法愚謂無機智也法謂守法度也見由則恭而止由用也止謂不放縱也或曰止禮也言恭而有禮見閉則敬而齊謂閉塞道不行也敬而齊謂自齊整而不怨也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皆當其理通則文而明有文而彰明也窮則約而詳隱約而詳明其道也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以邪諂事人也知則攫盜而漸漸進也謂貪利不知止也愚則毒賊而亂毒害也愚而無畏忌也見由則兌而倨兌悅也言喜於徼幸而倨傲也見閉則怨而險怨上而險賊也喜則輕而翾輕謂輕能失據翾小飛也言小人之喜輕能如小鳥之翾然音許緣反或曰與儇同說文云急也憂則挫而懾

通則驕而偏偏頗窮則弃而儑弃自弃也儑當爲濕方言云濕優也字書無儑字韓詩外傳作弃而累也傳曰君子兩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耶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也故君子者治禮義者也非治非禮義者也然則國亂將弗治與曰國亂而治之者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案據也據舊亂而治之也荀子安案多爲語助與此不同人汙而修之者人有汙穢之行將修爲善非案汙而修之之謂也去汙而易之以修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汙而非修汙也治之爲名猶

曰君子為治而不為亂為修而不為汙矣治之名號如此君子挈其辯而同焉者合矣挈修整也謂不煩雜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故馬鳴而馬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知音智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言潔其身者懼外物之汙也猶賢者必不受不善人之汙者也其誰能以已之僬僬受人之掝掝者哉僬僬明察之貌也僬盡謂窮盡明於事易曰窮理盡性掝當為惑惑惛也楚辭曰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惛惛者乎僬子誚反君子養心莫善於誠無姦詐則心常安也致誠則無他事矣致極也極其誠則外物不能害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

致其誠在仁義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守於仁愛則必形見於外則下尊之如神能化育之矣化謂遷善也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義行則事有條理明而易人不敢欺故能變改其惡也變化代興謂之天德既能變化則德同於天馴致於善謂之化改其舊質謂之變言始於化終於變也猶天道陰陽運行則為化春生冬落則為變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期謂知其時候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至極也天地四時所以有常如此者由極其誠所致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君子有至德所以嘿然不言而人自喻其意夫此順命以慎

其獨者也人所以順命如此者由慎其獨所致也慎其獨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至誠不欺故人亦不違之也善之為道者不誠則不獨無至誠則不能慎其獨也不獨則不形不能慎其獨故其德亦不能形見於外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若如也無至誠故雖出令民猶如未從者雖彊使之從亦必疑之也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為尊矣不誠則卑卑謂不為在下所尊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類至所居所止也唯其所止至誠則以類自至

謂天地誠則能化萬物聖人誠則能化萬民父子誠則親君上誠則尊也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操持操而得之則輕持至誠也而得之則易舉也詩曰德輶如毛是也輕則獨行舉至誠而不難則慎獨之事自行矣獨行而不舍則濟矣至誠存乎不已濟而材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既濟則材性自盡長遷不反其初謂中道不廢也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邪是操術然也謂以近知遠以今知古所持之術如此也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人情不相遠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後王當今之王言後王之道與百王不殊行堯舜則

亦是堯舜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端玄端朝服也端拜猶言端拱言君子審後王所宜施行之道而以百王之前比之若服玄端拜揖而議言其從容不勞也時人多言後世澆漓難以為治故荀卿明之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上分如字下無問反分之使當其分揔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約少也得其宗主也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矩正方之器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舉皆也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慤士者有小人者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

而辨若是則可謂通士矣物有至則能應之事有疑則能辨之通者不滯之謂也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闇上掩上之明也疾與嫉同分争於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謂於事之中有分争者不以私害之則可謂公正之士也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不怨君而身違悖也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受禄不誣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不矜其長不掩其短但任直道而竭盡其情也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庸常也謂言常信行常慎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法效也畏法流移之俗又不敢以其所獨善而甚過人謂不敢獨為君子也若是則可

謂慤士矣端慤不貳言無常信行無常貞唯利所在無所不傾利之所在皆傾意求之若是則可謂小人矣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偽生塞多窮塞也誠信生神誠信至則通於神明中庸曰至誠如神夸誕生惑矜夸妄誕則貪惑於物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所以分賢愚也欲惡取舍之權舉下事也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熟計之權所以平輕重者熟甚也猶成熟也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偏謂見其

一隅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是偏傷之患也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賢人欲惡之不必異於衆人也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富貴之類不論是非皆傲之也夫貧賤者則求柔之見貧賤者皆柔屈就之也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姦人將以盜名於晻世者也險莫大焉姦人盜富貴貧賤之名於昏闇之世晻與暗同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田仲齊人處於陵不食兄祿辭富貴為人灌園號曰於陵仲子史鰌衛大夫字子魚質直也

榮辱篇第四

憍泄者人之殃也泄與媟同嫚也殃或為祑恭儉者偋五六也偋當為屏卻也說文有偋字僻宴也與此義不同偋防正反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言入人深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凡在言也薄薄謂磅礴廣大之貌危足側足也凡皆也所以廣大之地側足無所容者皆由以言害身也巨塗則讓小塗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殆近也凡行前遠而後近故近者亦後之義謂行於道塗大道並行則讓之小道可單行則後之若能用意如此雖欲為不謹敬若

有制物而不使之者儒行曰道塗不爭險易之利者也快快而亡者怒也肆其快意而亡由於忿怒也察察而殘者忮也至明察而見傷殘者由於有忮害之心也博而窮者訾也言辭辯博而見窮戲者由於好毀訾也清之而俞濁者口也欲求其清而俞濁者在口說之過謂言過其實也或曰潔其身則自清也但能口說斯俞濁也俞讀為愈豢之而俞瘠者交也所交接非其道則必患難雖食芻豢而更瘠也故上篇云勞勸而容貌不枯好交也辯而不說者爭也不說不為人所稱說或讀為悅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直立謂已直人曲勝謂好勝人廉而不見貴者劌也劌傷也刻已太過不得中道故不見貴也勇而不見憚者貪也貪利則委曲求人故雖勇而不見憚信而不見

敬者好剸行也剸與專同專行謂不度是非好復言如白公者也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為也鬬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為之是忘其親也蓋當時禁鬬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為民傷鬬則以親戚殉一言而不改之也君上之所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為之是忘其君也憂忘其身遭憂患刑戮而不能保其身是憂忘其身也或曰當為下忘其身誤為憂字耳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赦也聖王之所

不畜也乳彘觸虎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小人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凡鬭者必自以為是而以人為非也己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忘其身內以忘其親上以忘其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钃牛矢也時人舊有此語喻以貴而用於賤也狐父地名史記伍負曰吳王兵敗於狐父徐廣曰梁碭之間也蓋其地山名戈其說未聞管子曰蚩尤為雍狐之戟狐父之戈豈近此耶钃刺也之欲反古良劒謂之屬鏤亦取其刺也或讀钃為斫將以為

智耶則愚莫大焉將以為利耶則害莫大焉將以為榮耶則辱莫大焉將以為安耶則危莫大焉人之有鬭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也則不可聖王又誅之屬託也之欲反我欲屬之鳥鼠禽獸耶則不可其形體又人而好惡多同視其形體則又人也其好惡多與賢人同但好鬭為異耳人之有鬭何哉我甚醜之其禍如此何為鬭也有狗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狗彘勇於求食賈盜勇於求利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小人勇於暴士君子勇於義言人有此數勇也賈音古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

衆彊悻悻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辟讀為避悻悻愛欲之貌方言云悻愛也宋魯之間曰悻為事利為事及利也為于偽反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利悻悻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振動也戾乖背也春秋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振而矜之何休云亢陽之貌也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撓曲以苟生也儒行曰愛其死以有待也鯈鮢者浮陽之魚也鯈鮢魚名浮陽謂此魚好浮於水上就陽也今字書無鮢字蓋當為鮍說文云即鱣鮪鮍鮍字蓋鯈魚一名鯈鮍莊

子與惠子遊於豪梁之上儵魚出遊是浮陽之義或曰浮陽勃海縣名也儵音稠鮍布末反胠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胠與祛同揚子方言云祛去也齊趙之總語去於沙謂失水去在沙上也莊子有胠篋篇亦取去之義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人亦猶魚也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徒憤怨於人不自修者則窮迫無所出怨天者無志有志之士但自修身遇與不遇皆歸於命故不怨天失之巳反之人豈不亦迂哉迂失也反責人也榮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受制於人是榮辱之大分

也其中雖未必皆然然其大分如此矣材慤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材慤謂材性愿慤也蕩悍已解於修身篇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樂易歡樂平易也詩所謂愷悌者也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體也亦大率如此夫天生烝民有所以取之言天生衆民其君臣上下職業皆有取之道非其道所以敗之也志意致脩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致極也言如此是乃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之道也政法令舉措時聽斷公當為政令法或曰政當為正舉措時謂興力役不奪農時也上則能順天子之命下則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

國家也志行脩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職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脩法則度量刑辟圖籍度丈尺量斗斛不知其刑法之書左氏傳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圖謂摸寫土地之形籍謂書其戶口之數也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若制所然父子相傳以持王公世傳法則所以保持王公言王公頼之以為治也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孝悌原慤軥録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軥與拘同拘録謂自檢束也疾力謂速力而作也敦厚也比親

也言不敢急情也飾邪説文姦言為倚事倚已解上倚事怪異之事陶誕突盜陶當為檮杌之檮頑嚚之貌突凌突不順也或曰陶當為逃隱匿其情也惕悍憍暴惕與蕩同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慮之不深其擇之不謹其定取舍楛僈是其所以危也小人所以危亡由於計慮之失也楛惡也謂不堅固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為誕而欲人之信已也疾為詐而欲人之親已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已

也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慮之難知謂人難測其姦詐行之難安言易顛覆也持之難立謂難扶持之也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雖使姦詐得成亦必有禍無福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已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已也修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已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不隱謂人不能蔽隱身死而名彌白白彰明也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以賢人也願猶慕也賢人謂賢過於人也夫不

知其與已無以異也則君子注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注錯謂所注意錯履也亦與措智同義也故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為君子之所為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正也而有美德者謂之雅詩曰弁彼鸒斯歸飛提提鸒斯雅烏也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習俗謂所習風俗節限之制也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侵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侵當為漫漫亦汙也水冒物謂之漫莊子云北人無擇曰舜以其辱行漫我漫莫半反莊子又曰澶漫為樂崔云淫衍也李云縱逸也一曰漫散柾之也故曰君

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道語謂非常之事取以自比也凡人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鹹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膚理肌膚之文理養與癢同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為堯禹可以為桀跖可以為工匠可以為農賈在勢注錯習俗之所積耳在所積習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

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為堯禹則常安榮為桀跖則常危辱為堯禹則常愉佚為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陋也言人不為彼堯禹而為此桀跖由於陋者也性之固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脩脩之為待盡而後備者也變故患難事故也言堯禹起於憂患成於脩飾由於待盡物理然後乃能備之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為于偽反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惟利之見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亂世得亂

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勢以臨之則無由得開內焉開小人之心而內善道也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恥隅積言口腹無所知隅二隅謂其分也積積習亦呥呥而嚌鄉鄉而飽已矣呥呥嚌貌汝鹽反嚌嚌也才笑反鄉鄉趨飲食貌許諒反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人不學則心正如口腹之欲也今使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之為睹則以至足為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芻豢稻粱而至者則瞲然視之曰此何怪也粲精絜貌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豢圈也以穀食於圈中瞲然驚視貌與獝同史

記曰故鳥不瞲瞲許聿反　彼臭之而無嗛於鼻臭許又反嗛當為慊厭也苦㡯反或下忝反　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弃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邪持養保養也藩飾藩蔽文飾也　以夫桀跖之道是其為相縣也幾直夫芻豢之縣糟糠爾哉言以先王之道與桀跖相縣豈止糟糠比芻豢哉幾讀為豈下同　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公共有此患也　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人者好告示人告之示之靡之儇之鈆之重之靡順

從也僄疾也火緣反靡之僄之猶言緩之急之也鈆與沿同循也撫循之申重之也則夫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僩也愚者俄且知也僩與僴同猛也方言云晋魏之間謂猛為僩陋者俄且僩言鄙陋之人俄且矜莊有威儀也詩曰瑟兮僩兮鄭云僩寛大也下板反是若不行則湯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若不行告示之道則湯武何益於天下桀紂何損於百姓所以貴湯武賤桀紂以行與不行耳湯武存則天下從而治桀紂存則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之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餘財蓄積之富也皆人之所貴也然而窮年

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不知不足當為不知足剩不字或曰不足猶不得也）令人之生也方多蓄鷄狗猪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餘刀布有囷窌（刀布皆錢也刀取其利布取其廣囷廩也圜曰囷方曰廩窌窖也地藏曰窖窌匹貌反）然而衣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約儉嗇也筐篋藏布帛者也言又富於餘刀布也）是何也非不欲也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於是又節用御欲（御制也或作禦止也）收歛蓄藏以繼之也是於已長慮顧後幾不甚善矣哉（幾亦讀為豈）今夫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

不知也（偷苟且也）糧食大侈不顧其後俄則屈安窮矣（大讀為太屈竭也安語助也猶言屈然窮矣安已解前）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瓢囊為溝壑中瘠者也（乞食羸瘦於溝壑者言不知久遠生業故至於此也）況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乎（為生業尚不能知況能知其遠大者分制也扶問反）彼固天下之大慮也將為天下生民之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其㳍長矣其溫厚矣其功盛姚遠矣（㳍古流字溫猶足也言先王之道於生人其為溫足也亦厚矣姚與遙同言功業之盛甚長遠也）非孰脩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孰甚也甚脩飾作為之君子也）故曰短綆不可

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可與及聖人之言綆索也幾近也謂不近於習也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既知一則務之二有之而可久也不可中道而廢廣之而可通也知禮樂廣博則於事可通慮之而可安也思慮禮樂則無危懼反鉛察之而俞可好也鉛與沿同循也既知禮樂之後却循察之愈可好而不厭俞音愈以治情則利利益也禮記曰故聖王所以治人之七情脩十義捨禮何以治之以為名則榮以羣則和以獨則足知詩書禮樂羣居則和同獨處則自足樂意者其是耶樂意莫過於此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

然則從人之欲則埶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案為之制禮義以分之（以禮義分別上下也）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載行也任之也）然後使愨祿多少厚薄之稱（愨實也謂實其祿使當其才稱尺證反）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盡謂精於事察謂明其盈虛說文云有盛為械無盛為器）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各當其分雖貴賤不同然謂之至平也）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

為多謂為天子以天下為祿也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為寡監門主門也御讀為迓迓旅逆旅也抱關門卒也擊柝擊木所以警夜者皆知其分故雖賤而不以為寡也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舊有此語引以喻貴賤雖不同不以齊一然而要歸於治也斬而齊謂彊斬之使齊若漢書之一切者枉而順雖枉曲不直然而歸於順也不同而一謂殊塗同歸也夫如此是人之倫理也詩曰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蒙此之謂也詩殷頌長發之篇共執也駿大也蒙讀為厖厚也今詩作駿厖言湯執小玉大玉大厚於下國言下皆賴其德也

荀子卷二

荀子卷三

唐　楊倞　註

非相篇第五　相視也視其骨狀以知吉凶貴賤也妄誕者多以此惑世時人或矜其狀貌而忽於務實故荀卿作此篇非之漢書刑法家有相人二十四篇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道說古者有姑布子卿姑布姓子卿名相趙襄子者或本無姑字今之世梁有唐舉相李斯蔡澤者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

學者不道也再三言者深非之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術道術也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子弓蓋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為師也漢書儒林傳馯臂字子弓江東人受易者也然馯臂傳易之外更無所聞荀卿子論説常與仲尼相配必非馯臂也馯音寒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吕身長七尺面長

三尺焉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面長三尺廣三寸言其狹而長甚也鼻目耳雖皆具而相去踈遠所以爲異名動天下言天下皆知其賢或曰狹長如此不近人情恐文句誤脫也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杜元凱云期思楚邑名今弋陽期思縣鄙人郊野之人也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突謂短髮可凌突人者故莊子說趙劒士蓬頭突鬢長左左脚長也軒較之下而以楚霸言修文德不勞甲兵遠征伐也說文云軒曲輈也鄭注考工記云較兩輢上出式者詩曰猗重較兮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葉公楚大夫沈尹氏之子食邑於葉名諸梁字子高楚僭稱王其大夫稱公白公亦是也微細也葉音攝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白公楚太

子建之子平王之孫子西楚平王長庶子公子申子期亦平王子公子結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耳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故事不揣長不挈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心耳挈與絜同約也謂約計其大小也絜戸結反莊子匠石見櫟社樹絜之百圍權稱也輕重體之輕重也言不論形狀長短大小肥瘠唯在志意修飾耳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焉徐國名僭稱王其狀偃仰而不俯故謂之偃王周穆王使楚誅之瞻焉言不能俯視細物遠望纔見焉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仲尼之狀面如蒙倛倛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倛子虛賦曰蒙公先驅韓侍郎云四目為方相兩目為倛倛音欺慎子曰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

祺則見之者皆走也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爾雅云木立死曰椔椔與菑同皐陶之狀色如削瓜如削去皮之瓜青綠色閎夭之狀面無見膚閎夭文王臣在十亂之中言多鬒鬚蔽其膚傳說之狀身如植鰭植立也如魚之立也伊尹之狀面無須麋麋與眉同禹跳湯偏尹子曰禹之勞十年不窺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鄭注尚書大傳湯半體枯呂氏春秋曰禹通水瀹川顏色黎黑步不相過也堯舜參牟子牟與眸同參牟子謂有二瞳之相參也史記曰舜目重瞳重瞳蓋堯亦然尹子曰舜兩眸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當時傳聞令書傳亦難盡詳究所出矣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邪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邪從者荀卿門人問將

論志意文學耶但以好醜相欺傲也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姣好也倍萬人曰傑越過人也勁勇也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則必稽焉僇與戮同稽考也後世言惡必考桀紂為證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爾亦非以容貌害身言美惡皆非所患但以聞見不廣議論不高故致禍耳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方言云儇疾也又曰慧也與喜而翾義同輕薄巧慧之子也儇火玄反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說文曰姚美好貌冶妖奇衣珍異之衣婦飾謂婦人之飾言輕細也擬於女子言柔弱便僻也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

莫不願得以為士士者未取妻之稱易曰老婦得其士夫 弃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並起然而中君羞以為臣中父羞以為子中兄羞以為弟中人羞以為友不必上智皆知惡也 俄則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犯刑法為有司所束縛也 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苦傷今之刑戮悔其始之所為 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爾然則從者將孰可也問從者形相與志意孰為益乎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言必有禍災也 人有三必窮為上則

不能愛下為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則不若偝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鄉讀為向若如也謾欺毁也莫干反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縣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曲直猶能否也言智慮德行至淺薄其能否與人又相懸遠不能推讓明白之言不知已之不及也知音智行下孟反縣讀為懸人有此三數行者以為上則必危為下則必滅詩曰雨雪瀌瀌見晛聿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今詩作見晛曰消蓋聲之誤耳晛日氣也遺讀為隨婁歛也言雨雪瀌瀌然見日氣自消喻欲為善則惡自消矣幽王曾莫肯下隨於人用此居處歛其驕慢之

過也人之所以為人者何已也已與以同問何以謂之人而貴於禽獸曰以其有辨也辨別也饑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不待學而知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則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二足無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猩猩形笑亦二足而毛也猩猩獸似人而能言出交趾形笑者能言笑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胾胾臠也禽獸無辨故賤而食之胾測吏反故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

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有上下親疎之分也分莫大於禮分生於有禮也禮莫大於聖王聖王則制禮者言其人存其政舉聖王有百吾孰法焉問聖王至多誰可為法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絶文禮文節制度也言禮文久則制度滅息宗族久則廢也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褫褫解也有司世世相承守禮之法數至於極久亦下脫也易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言此者以喻久遠難詳不如隨時興治褫直吏反故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後王近時之王也粲然明白之貌言近世明王之法則是聖人之跡也夫禮法所興以救當世之急故隨時設教不必獨拘於舊聞而時人以為君必用堯舜之道臣必行禹稷之術然

後可斯戚矣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故荀卿深陳以後王為法而審其所貴君子焉司馬遷曰法後王者以其近已而俗相類議卑而易行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已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審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人所貴君子謂已之君也審謂詳觀其道也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夫妄人曰古今異情以其治亂者異道而衆人惑焉彼衆人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者也言其愚陋而不能辨說測度度徒洛反下同其所見焉

猶可欺也而況於千世之傳也傳傳聞也妄人者門庭之間猶可誣欺焉而況於千世之上乎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以己意度古人之意古人不能欺亦不欺人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今之人情度古之人情既云欲惡皆同豈其治亂有異也以類度類類種類謂若牛馬也以說度功以言說度其功業也以道觀盡以道觀盡物之理儒效篇曰塗之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也古今一度也古今不殊盡可以此度彼安在其古今異情乎類不悖雖久同理言種類不乖悖雖久而理同今之牛馬與古不殊何至人而獨異哉故鄉于邪曲而不迷觀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以測度之道明

之故向於邪曲不正之道而不迷雜物炫燿而不惑鄉讀為向　五帝之外無傳人外謂已前事跡後世無傳者　也無傳人謂其人　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中間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也　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略謂舉其大綱詳周備也　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惟聖賢乃能以略知詳以小知大也　是以文久而滅節奏久而絕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公孫龍惠施鄧析之屬也　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黨親比也　然

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言講說也誠士謂至誠好善之士）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辯謂能談說也）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所善謂己所好尚也）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觀人以言謂使人觀其言黼黻文章皆色之美者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聽人之言樂於鐘鼓琴瑟（使人聽其言）故君子之於言無厭（無厭倦）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但好其質而不知文飾若墨子之屬）是以終身不免埤汙傭俗（埤汙皆下也謂鄙陋也埤與庳音同豬水處謂之汙亦地之下）

者也汙一孤反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腐儒如朽腐之物無所用也引易以喻不談說者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以先王之至高至治之道說末世至卑至亂之君所以為難也說音稅未可直至也遠舉則病繆近世則病傭未可直至言必在援引古今也遠舉上世之事則患繆妄下舉近世之事則患傭鄙也善者於是閒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世而不傭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嬴絀嬴餘也嬴絀猶言伸屈也府然若渠堰檃括之於己也府與俯同就物之貌或讀為附渠堰所以制水檃括所以制木君子制人亦猶此也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折傷言談說委曲皆得其意之所謂然而

不折傷其道也故君子之度己則以繩接人則用枻枻牽引也度己猶正己也君子正己則以繩墨接人則牽引而致之言正己而馴致人也或曰枻當為拽枻揖也言如以揖摺進舟船也度大各反枻以世反韓侍郎云枻者檠枻也匡弓弩之器也度己以繩故足以為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枻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成事在衆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罷弱不任事者音疲知而能容愚愽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粹專一也兼術兼容之法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詩大雅常武之篇言君子容物亦猶天子之同徐方也談說之術齊莊以涖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

持之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欣驩芬薌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言談說之法如此人乃信之芬薌言至芳潔也神之謂自神異其說不敢慢也說音稅稱尺證反薌與香同雖不說人人莫不貴不說猶貴況其說之夫是之謂為能貴其所貴不使人賤之也傳曰唯君子為能貴其所貴此之謂也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所善謂所好也而君子為甚焉是以小人辯言險而君子辯言仁也仁謂忠愛之道言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辯不若吶也吶與訥同或引禮記其言吶吶然非言而仁之中

也則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道與導同正或為政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謀救謂嘉謀匡救此言談說之益不可以已如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無厭倦時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所以好言說由此三者行如字君子必辯小辯不如見端端首見端不如見本分分上下貴賤之分小辯謂辯說小事則不如見端首見端首則不如見本分言辯說止於知本分而已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聖人士君子之分具矣此言能辯說然後聖賢之分具有小人之辯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聖人之辯者

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言暗與理會成文理而不失其類謂不乖悖也居錯遷徙應變不窮錯致也居錯安居也錯千故反是聖人之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斯須發言已可聽也文而致實博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辯也文謂辯說之辭致至也黨與讜同謂直言也凡辯則失於虛詐博則失於流蕩故致實黨正為重也聽其言則辭辯而無統無根本也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噡唯則節蓋謂騁其口舌之辯也噡唯則節四字未詳或剩少錯誤耳足以為奇偉偃却之屬奇偉誇大也偃却猶偃仰即偃蹇也

言姦雄口辯適足以自誇大偃蹇而已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也變謂教之使自新也

非十二子篇第六

假令之世假如令之世也或曰假借也令之世謂戰國昬亂之世治世則姦言無所容故十二子借亂世以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梟與鴞同欺惑愚衆矞宇嵬瑣也矞與譎同詭詐也又余律反宇未詳或曰宇大也放蕩恢大也嵬謂為狂險之行也瑣者謂為姦細之行也說文云嵬高不平也令此言嵬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周禮大司樂云大傀裁則去樂

鄭云傀猶怪也晏子春秋曰不以上為本不以民為憂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游夸言傀行自謹於飢寒命之曰狂僻之民明上之所禁也嵬當與傀義同音五每反又牛彼反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混然無分別之貌存在也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恣睢矜放之貌言任情性所為而不知禮義則與禽獸無異故曰禽獸行睢香萃反不足以合文通治不足合於古之文義通於治道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妄稱古之人亦有如此者故曰持之有故又其言論能成文理故曰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也是它囂魏牟也它囂未詳何代人世本楚平王孫有田公它成豈同族乎韓詩外傳作范魏牟牟魏公子封於中山漢書蓺文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班固曰先莊子

莊子稱之令莊子有公子牟稱莊子之言以折公孫龍據即與莊子同時也又列子稱公子牟解公孫龍之言公孫龍平原君之客而張湛以為文侯子據年代非也說苑曰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未知何者為定也忍情性綦谿利跂忍謂違矯其性也綦谿未詳蓋與跂義同也利與離同離跂違俗自絜之貌謂離於物而跂足也莊子曰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離力智反跂丘氏反苟以分異人為高苟求分異不同於人以為高行也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既求分異則不足合大衆苟立小節故不足明大分大分謂忠孝之大義也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鰌也已解上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不知齊一天下建立國家之權稱權稱言不知輕重稱尺證反上功用大儉

約而僈差等功用功力也大讀曰太言以功力為上而過儉約也僈輕也輕僈差等謂欲使君臣上下同勞苦也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上下同等則其中不容分別而懸隔君臣也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鈃也宋鈃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孟子作宋牼牼與鈃同口莖反尚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尚上也言所著書雖以法為上而自無法以修立為下而好作為言自相矛盾矣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言皆順上下意也終日言成文典及紃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紃與循同倜然踈遠貌宿止也雖言成文典若反覆紃察則踈遠無所歸也不可以經國定分取聽於上取從於俗故法度不

立也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
到田駢也田駢齊人也遊稷下著書十五篇其學本黄老大歸名法慎到已解上不法先
王不是禮義不以禮義為是而好治怪說玩琦辯玩與翫同琦讀為奇異之
奇甚察而不惠惠順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
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
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言其大略雖法先王而不知體統統
謂紀綱也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猶然舒遲貌禮記曰君子蓋猶猶爾劇繁
多也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案前古之事而自造其說謂之五行五行五常仁義禮智

信是也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約結也解說也僻違無類謂乖僻違戾而不知善類也幽隱無說閉約無解謂其言幽隱閉結而不能自解說謂但言堯舜之道而不知其興作方略也荀卿常言法後王治當世而孟軻子思以為必行堯舜文武之道然後為治不知隨時設教救當世之弊故言僻違無類孟子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解佳買反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言自敬其辭說先君子孔子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子思孔子之孫名伋字子思孟軻鄒人字子輿皆著書七篇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溝讀為拘拘愚也猶猶豫不定之貌瞀儒暗也漢書五行志作區瞀與此義同嚾嚾喧囂之貌謂爭辯也拘音寇又音抽遂受而傳之以為仲

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仲尼子游為此言垂德厚於後世也）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順（總領也統謂綱紀類謂比類大謂之統分別謂之類羣會合也）奧窔之閒簟席之上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窔言不出堂室之內也斂然聚集之貌佛讀為勃勃然興起貌窔一弔反）則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王者之佐雖在下位非諸侯所能畜一

國所能容或曰時君不知其賢無一君一國能畜者故仲尼所至輕去也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況比也言其所成之名比況於人莫與為偶故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或曰既成名之後則王者之輔佐也況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乎未知其賢則無國能容也或曰況猶益也國語驪姬曰衆況厚之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財與裁同養長生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服從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也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遷而從化則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

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信可信者疑可疑者意雖不同皆歸於信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論語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當丁浪反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言雖多而不流湎皆類於禮義是聖人制作者也少言而法謂不敢自造言說所言皆守典法也多少無法而流湎然雖辯小人也湎沈也流者不復返沈者不復出也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民務四民之務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姦心律法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

義謂之姦說齊疾也給急也便利亦謂言辭敏捷也此三姦者聖王之所禁也知而險賊而神用智於險又賊害不測如神也為詐而巧巧於言為詐無用而辯言辯而無用也辯不惠而察惠順也辭辯不順道理不聰察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辟讀為僻飾非而好好飾非也玩姦而澤玩與翫同習姦而使有潤澤也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逆者乖於常理知而無法騁其異見也知如字勇而無憚輕死察辯而操僻淫為察察之辯而操持淫僻之事操七刀反大而用之以前數事為大而用之也好姦而與衆好姦而與衆人共之謂使人同之也利足而迷苟求利足而迷惑不顧禍患也負石而墜謂申徒狄負石投河言好名以

至此也亦利足而迷者之類也是天下之所弃也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在貴位不驕人聰明聖智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争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為德然後為聖賢之德也遇君則脩臣下之義遇鄉則脩長幼之義在鄉黨之中也遇長則脩子弟之義遇友則脩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脩告導寛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争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訞

怪狡猾之人矣訞與妖同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妖怪狡猾之人雖在家人子弟之中亦宜刑戮及之況公法乎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鄭云老成人伊尹伊陟臣扈之屬也典刑常事故法也古之所謂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羣者也士仕謂士之入仕合謂和合羣衆也樂富貴者也樂其道也樂分施者也施或所宜反遠罪過者也遠于願反務事理者也務使事有條理羞獨富者也使家給人足也今之所謂士仕者汙漫者也賊亂者也汙漫已解在榮辱篇恣睢者也恣睢已解於上貪利者也觸

抵者也恃權勢而忤人無禮義而唯權勢之嗜者也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處士不仕者也易曰或出或處能靜謂安時處順也脩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明著其時是之事不使人疑其姦詐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云能自言其能也慎子曰勁而害能則亂也云能而害無能則亂也蓋戰國時以言能為云能當時之語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好利不知足而詐為無欲者也行偽險穢而彊高言謹慤者也以不俗為俗以不合俗人自為其俗也離蹤而跂訾者也訾讀為恣離蹤謂離於俗而放蹤跂恣謂跂足違俗而恣其志志意皆違俗自高之貌或曰蹤當為

縱傳寫誤耳縱與纚同步也離縱謂離於俗而步去跂訾謂跂足自高而訾毀於人離力智反跂丘弭反訾將此反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為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可貴貴道德也能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已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可用謂才能也故君子恥不脩不恥見汙見汙為人所汙穢也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虛譽不能誘誹謗不能動率道而行端然正已不為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誠實也謂無虛偽也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已解在不苟篇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

逢其容良進謂冠在前也逢大也謂逢掖也良謂樂易也儼然壯然祺然肆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儼然矜莊之貌壯然不可犯之貌或當為莊祺然肆然未詳或曰祺祥也吉也為安泰不憂懼之貌肆當為肆謂寬舒之貌恢恢廣廣皆容衆之貌昭昭明顯之貌蕩蕩恢夷之貌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慤謹敬儉然恀然輔然端然紫然洞然綴綴然瞀瞀然是子弟之容也儉然自謙卑之貌恀然恃尊長之貌爾雅曰恀恃也郭云江東呼母為恀音紙輔然相親附之貌端然不傾倚之貌紫然未詳或曰與孳同柔弱之貌洞然恭敬之貌禮記曰洞洞乎其敬也綴綴然不乖離之貌謂相連綴也瞀瞀然不敢正視之貌吾語汝學者之嵬容說學者為嵬行之形狀嵬已解於上

其冠絻其纓禁緩其容簡連絻當為俛謂太向前而低俛也纓冠之繫也禁緩未詳或曰讀為紟紟帶也言其纓大如帶而緩也簡連傲慢不前之貌紟其禁反連讀如往蹇來連之連

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瞡瞡然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填填然滿足之貌狄讀為趯跳躍之貌莫讀為貊貊靜也不言之貌或動而跳躍或靜而不言皆謂舉止無恒也瞡瞡未詳或曰瞡與規同規規小見之貌瞿瞿瞪視之貌盡盡極視盡物之貌盱盱張目之貌皆謂視瞻不平或太察也盱許于反

酒食聲色之中則瞞瞞然瞑瞑然瞞瞞閉目之貌瞑瞑視不審之貌謂好悅之甚佯若不視也瞞莫干反瞑母丁反

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謂憎疾毀訾也

勞苦事業之中則儢儢然離離然偷儒而

罔無廉恥而忍謑音徯詢是學者之嵬也事業謂作業也偄偄不勉強之貌離離不親事之貌陸法言云偄心不力也音呂偷儒謂苟避事之勞苦也罔謂罔冒不畏人之言也謑詢謂詈辱也此一章皆明視之狀貌而辨善惡也今之所解或取聲韻假借或推偄為錯誤因隨所見而通之也弟作其冠神禫其辭弟作其冠未詳神禫當為冲澹謂其言淡薄也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但宗聖人之威儀而已矣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嗛與慊同快也謂自得之貌終日不言謂務於沈默史記樂毅與燕惠王書曰先王以為嗛於志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偷儒

已解上者與嗜同此皆言先儒性有所偏愚者效而慕之故有此弊也彼君子則不然佚而不惰勞而不優雖逸而不懈惰雖勞而不弛慢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也宗原根本也言根本及應變皆曲得其宜也

仲尼篇第七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伯之盛者也言盛者猶如此況其下乎伯讀為霸前事則殺兄而或曰伯長也為諸侯之長春秋傳曰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也爭國兄子糾也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

樂奢汰般亦樂也汰侈也音太下同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分半也用稅賦之半也公羊傳曰師喪分焉外事則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詐邾未聞襲莒謂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為東郭牙先知之是也并國三十五謂滅譚滅遂滅項之類其餘所未盡聞也其行事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事險而行汙也行下孟反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於乎讀為嗚呼嘆美之聲大節謂節義也倓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倓安也安然不疑也大知謂知人之大也倓他坎反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立以

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安猶內也出猶外也言內忘忿恚之怒外忘射鈎之讎仲者夷吾之字父事之如父故號為仲父大決謂斷決之大者也立以為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不敢妬其親密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子國子世為齊上卿今以其位與之本朝之臣謂舊臣也春秋傳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書社謂以社之戶口書於版圖周禮二十五家為社距與拒同敵也言齊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者也貴賤長少莫不秩秩焉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秩秩順序之貌諸侯有一節如是則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

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其術數可霸非為幸遇也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致至極也非綦文理也非極有文章條理也非服人心也非以義服之鄉方略審勞佚鄉讀為向趨也審勞佚謂審知使人之勞佚也畜積脩鬬而能顛倒其敵者也畜積倉廩修戰鬬之術而能傾覆其敵也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為讓所以飾爭非真讓也行仁所以蹈利非真仁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前章言五霸救時故褒美之此章明王者之政故言其失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

人也

彼王者則不然致賢而能以救不肖致彊而能以寬弱戰必能殆之而羞與之鬬必以義服不力服也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委然俯就之貌言俯就人使成文理以示天下也而暴國安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誅之有災怪繆戾者然後誅之非顛倒其敵也故聖王之誅也綦省矣省少也所景反文王誅四四謂密也阮也共也崇也詩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春秋傳曰文王聞崇侯亂而伐之因壘而降史記亦說文王三征伐與此小異誅者討伐殺戮之通名武王誅二史記云武王斬紂與妲己尸子曰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斫殷紂之頸手汙於血不溫而食當此之時猶猛獸者也周公卒業周公終王業亦時有小征伐謂三監淮夷商奄也至於

成王則安以無誅矣言其化行刑措也故道豈不行矣哉以此言之道豈不行人自不行耳故又以下事明之也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所載之地不過百里而天下一以有道也桀紂舍之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老桀紂舍道雖有天下厚重之勢而不得如庶人壽終故善用之則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為讎人役善用謂善用道也讎人秦也楚懷王死於秦其子襄王為秦所制而役使之也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勢是其所以危也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論人臣處位可終身行之之術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傅傅與撙同卑退也主信

愛之則謹慎而嗛嗛與歉同不足也言不敢自滿也春秋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嗛主專任之則拘守而詳謹守職事詳明法度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謹慎親比於上而不回邪諂佞主疏遠之則全一而不倍不以疏遠而懷離二之心主損絀之則恐懼而不怨貴而不為夸夸奢侈也信而不處謙謙讀為嫌得信於主不處嫌疑間使人疑其作威福也任重而不敢專財利至則言善而不及也必將盡辭讓之義然後受善而不及而如也言己之善寡如不合當此財利也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理謂不失其道和而理謂不充屈靜而理謂不隕穫也富則施廣貧則用節可貴可

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使為姦也君雖寵榮屈辱之終不可使為姦也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徒處之勢亦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徒處徒行或曰獨處也雖貧賤其所立志亦取法於此也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此之謂也詩大雅下武之篇一人謂君也媚愛應當侯維服事也鄭云媚愛茲此也可愛乎武王能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引此者明臣事君亦猶武王之繼祖考也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大重謂大位也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若好同之好賢人與之同者也援賢博施除

怨而無妨害之除怨不念舊惡能耐任之則慎行此道耐忍也慎讀為順言人有賢能者雖不欲用必忍而用之則順已所行之道耐乃代反能而不耐任有能者不忍急用之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是有寵則必榮失寵則必無罪是事君者之寶而必無後患之術也或曰荀子非王道之書其言駁雜今此又言以術事君曰不然夫荀卿生於衰世意在濟時故或論王道或論霸道或論強國在時君所擇同歸於治者也若高言堯舜則道必不合何以拯斯民於塗炭乎故反經合義曲成其道若得行其志治平之後則亦堯舜之道也又荀卿門人多仕於大國故戒以保身推賢之術與大雅既明且哲豈云異哉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慮嗛

嗛不足也當其盈滿則思其後不足之時而先防之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其既是以百舉而不陷也委曲重多而備豫之猶恐其及既敗與禍同孔子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賢此之謂也巧者多作淫靡故好法度者必得其節勇者多凌物故好與人同者必勝之也愚者反是處重擅權則好專事而妬賢能抑有功而擠有罪志驕盈而輕舊怨重傷之也擠排也輕舊怨謂輕報舊怨以吝嗇而不行施道乎上為重招權於下以妨害人雖欲無危得乎哉施道施恩之道欲重其威福故招權使歸於已是以位尊則必危任重則

必廢擅寵則必辱可立而待也可炊而僨也炊與吹同僨當為僵言可以氣吹之而僵仆僨音竟是何也則墮之者衆而持之者寡矣墮許窺反天下之行術可以行於天下之術以事君則必通以為仁則必聖立隆而勿貳也仁謂仁人聖亦通也以事君則必通達以為仁則必有聖知之名者在於所立敦厚而專一也此謂可行天下之術也然後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統之慎謹以行之端慤以守之頓窮則疾力以申重之以敦厚不貳為本然後輔之以恭敬之屬頓謂困躓也疾力勤力也困危之時則尤加勤力而不敢怠惰申重猶再三也君雖不知無怨疾之心功雖甚大無伐德之色省求多

功愛敬不勌如是則常無不順矣省少也少所求即多立功勞省所景反以事君則必通以為仁則必聖夫是之謂天下之術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也有人也勢不在人上而羞為人下是姦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姦心行不免乎姦道而求有君子聖人之名辟之是猶伏而咶天救經而引其足也辟讀為譬咶與舐同經縊也伏而舐天愈益遠也救經而引其足愈益急也經音徑説必不行矣俞務而俞遠俞讀為愈故君子時屈則屈時伸則伸也勢在上則為上在下則為下必當其分安有勢不在上而羞為下之心哉

荀子卷三

謹案卷一第三頁前四行五行彊自取柱刊本彊訛彊據大戴禮改又按大戴禮柱作折與此異

第四頁前二行蟹六跪而二螯按大戴禮世説新語晉書蔡謨傳並作八足二螯與荀子及許氏説文異附識於此

第六頁前一行喘微言也蠕微動也刊本喘訛嵩蠕訛懦據世德堂本改

第六頁前八行今賛禮謂之賛唱刊本賛唱訛賛

贅据世德堂本改

第七頁前四行所成所出皆在於禮也刊本皆訛

者据世德堂本改

第十一頁後四行高而有隆刊本有訛不据方言

改

第十三頁前二行懦輸愚也刊本無也字据方言

增

卷二第四頁後一行方言云濕優也按方言作濕

憂也本書修身篇注引方言亦作憂此注作優似誤

第八頁後三行賢人欲惡之不必異於衆人也按賢字似言字之誤因各本皆同姑仍其舊

第八頁後六行晻與暗同刋本晻訛淹據纂圖互注改

第十一頁後二行宋魯之間曰牟刋本牟作牟据纂圖互注荀子改

第十二頁前二行揚子方言云祛去也按今方言本祛作抾與此異

第十二頁後七行政法令刋本法令訛令法据纂圖互異注荀子改

第十三頁後二行頑嚚之貌突凌突不順也刋本嚚訛𠾱突訛宊並据纂圖互注荀子改

第十四頁後四行詩曰弁彼鸒斯歸飛提提鸒斯雅烏也刋本弁訛弃烏訛烏今改

第十五頁後七行知生於憂患刋本知訛智今改

卷三第二頁前六行較兩輢上出式者刋本輢下

行較字据考工記注刪

第五頁後三行四行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絶

按下七頁前六行七行亦有此二句息字作滅

族字作奏盖文久而息為一句節族久而絶為

一句揚注于句讀訓詁並誤

第七頁後八行埤與庳音同豬水處謂之汙刋本

庫訛痺豬訛渚並据纂圖互注荀子改

第八頁後二行抴揖也言如以揖擢進舟船也按

抴揖擢三字似皆宜從木旁謹識於此

第十頁後四行非十二子篇第六按王應麟困學

記聞云韓詩外傳引此正十子盖韓非李斯之

流託其師説以毀子思孟子當以韓詩為正附

識於此

第十三頁前四行救當世之弊刊本當訛常据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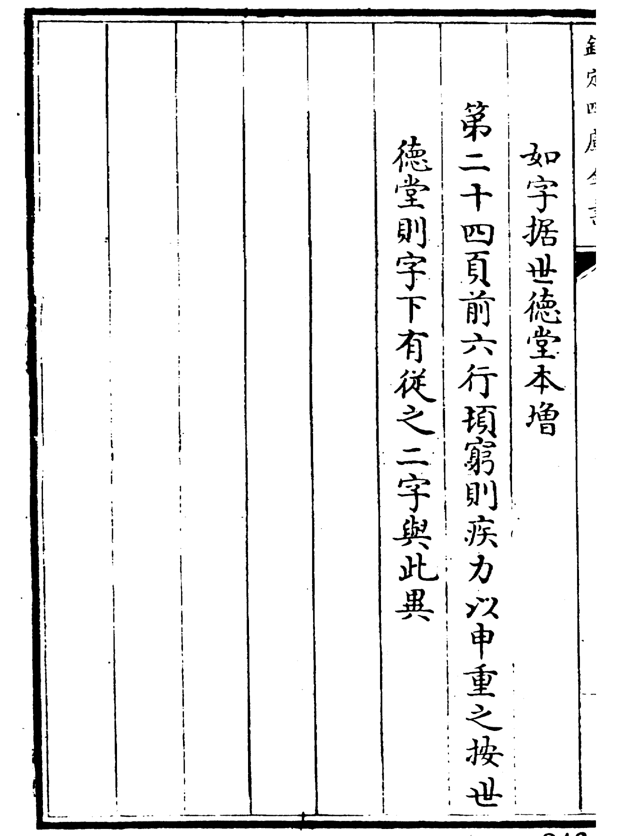
德堂本改

第十七頁前四行故君子恥不修刋本恥訛處据纂圖互注荀子改

第十八頁後四行第作其冠按世德堂本作第佗其冠與此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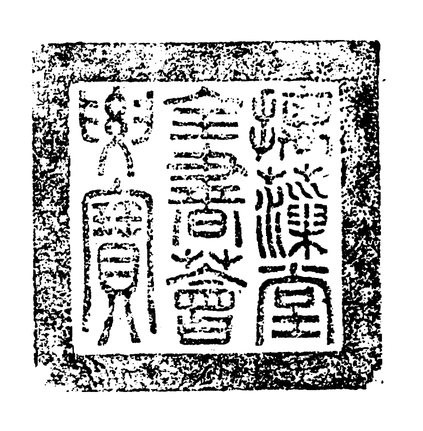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二頁前六行而如也刋本脫而字也字据世德堂本增

第二十二頁前七行如不合當此財利也刋本脫



如字据世德堂本增

第二十四頁前六行頊窮則疾力以申重之按世德堂則字下有從之二字與此異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貢生臣張誠智